

峡谷梅香

■徐显龙

在武夷山的深处，有一个处于溪谷中的小镇，名叫“峡谷”。我曾乘坐着乡民的摩托车，从这里路过，夏雨过后，天气清朗，空气温润，眼前是看不尽的梯田、泉流、雾岚，木质村屋里的老农掏出香烟来缓缓吐纳着，时间的节奏舒缓，这流动的景致，仿佛一首散文诗，于是把这个地名一直记在心里。

待见到《夏五吟梅图》，这个地名就不自觉冒出来了。画面上，溪流分隔了山谷，两岸竹树杂错，颇为丰富，岚烟萦回在溪谷深处、毛竹梢头。天空中染了暮色，敷染的层云蕴含着丰沛水汽，让整个画面充满安宁气息。“夏五”，即是五月夏日，当这个时节成吨下泄的烈日光线被遮蔽了，画中人的目光也就舒展了。远处倦鸟归林，让不大的尺幅，有了极强的纵深感。

作者王翚在题跋上简述了绘画的起因：“芳洲先生旧居儒溪有亭曰碧芳，颇擅林木之胜。亭有老梅一株，五月花开特盛，一时名流咸赋诗纪之，此辛丑间事也，距今五十余年，嘱余补图，因志其槩（通‘慨’），俾（使得）向日旧观恍然心目，亦一佳话也。”旁有吴湖帆的补注，告诉我们“芳洲先生名天锦，常熟人，清初名诸生，工诗文，与王石谷甚友善”，是翁同龢的外高祖。

介绍完背景，我们便要把目光投向这株这反季节绽放的梅树了。但老梅在画家笔下非要隐着，隐在亭后，隐在松旁，然而又造出一种“势”，让溪上两侧的树、石、竹，都“向往”着那梅，构成画面中不在中心的中心。再轻点白粉，在含蓄中绽放艳丽，仿佛在运用通感，将梅香之“幽”做到极致，即如张晓风笔下的茉莉：“不知是那花太白，白出香味来了，还是香太浓，浓得凝成了白色。”梅花在整个清爽的背景里灼灼耀目着，在纵深足够的空间中馨香着，像悦耳的银色铃铛，充满着格格笑意。树石的遒劲与梅花的娇嫩呈现着对比之美；本属冬日的梅花在夏日热烈，而本是灼热的夏季在峡谷荒云中清爽，都构成了反差的时空错位美。此刻，画中主人敞衣抱膝背对着梅花，吟诵梅花诗，一脸恬然。他没有面对梅花，这又是将梅花“隐”了一层。

溪上有桥，桥上有策杖高士。主人已经在亭中坐了很久，浑然不觉时光流逝（一旁童仆侍立，要起来接茶续水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做了）。而暮色仿佛是这位高士带来的。有诗云：“人归山郭暗，雁下芦洲白。”与此景相似。老梅反季节开



清 王翚 夏五吟梅图轴 90.7×60.1cm 纸本 立轴 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

花，虽然不寻常，但如果绽放在深山，便无人识。绽放在主人芳洲先生的碧芳亭，便多了一层文人灵犀。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于是，呼朋唤友，“名流咸赋诗纪之”，真是名花与名流的互相照见、共同流芳。

溪水用流畅婉转的线条抒写。梅香仿佛随着溪水在流泻。人们总把时光比作流水，时间久了，幻化出不真实感。于是时隔五十余年，芳洲先生请求画家来绘画留念。画家王翚，自号耕烟

散人，生于绘画世家，父亲王云客。几代人沉醉烟云，真不愧造境高手。画中事虽在清代，但画中人却不是清代服冠。王翚把此等雅事搬到了世外，营造出了“不知有汉”的隐逸感，也就有了“无论魏晋”的隽永感。此图画成时王翚已是83岁高龄，然而画面丝毫不看不出有衰老的迹象，大约也随着芳洲先生的回忆一起回到壮年光阴。吴湖帆在题跋中感慨：“石谷子晚年之作愈老愈辣，用笔拙朴，真所谓细若游丝，劲如屈铁是也，以大章法布写小园景是其特长，此夏五吟梅图即其一也。”